

集部

漢濱集卷六

宋 王之望 撰

奏議

論造弓箭衣甲奏議

臣輒効愚忠上冐宸聽其所陳述實蹈危機感兩宮聖知至深拔用特達此身既已許國寧敢顧避而黙黙乎臣謂方今用武之時將帥專任軍中有闕何患其不自言朝廷事量度應副足矣何必他人更為之請如呉璘

謹畏體國自不肯過當須求他將聞之豈免輕有邀索此門一開臣恐朝廷異日不勝其應若宣撫虞允文見得此軍果須衣甲則合密具事因泛乞製造以備緩急而令吳璘量數取撥不宜便指此一軍而有請也虞允文既罷買馬又所招効用不多而帶行錢物無所歸附故欲用以造甲謂此二萬弓箭手雖非吾招俾得吾甲而後為用亦與招軍無異而不問其人之未可用甲亦未至闕少也今年八月間虞允文累檄總領所於宣撫

司已交甲庫中取甲三千九百餘副以為所招効用之用臣為闕宣撫司而吳璘盡數撥與臣十月五日主管宣諭職事以此甲無用遂盡還與璘允文既知吳璘下弓箭手闕披帶何為虛占上甲而不與也緣虞允文初到蜀中力主姚仲仲敗事恐吳璘有言求所以百方慰悅之舉隅可見如前日衲襖一事是也初臣在總領所與吳璘商議慮士卒寒冷乃進期於七月內支衣令逐家製造冬服足以卒歲虞允文忽遣屬官任愷密諭制

置王剛中令科下四川造衲襖四萬領民間所費百餘萬引郡縣騷然臣謂若諸軍闕衣則宣撫見在軍前與士卒同其暴露自當來告乃移牒制置司及諸路漕臣未得製造而會問宣撫司若果須此總領所當以官錢製造不以擾民總領所去軍前為近般運差省州郡為之則勞費數倍而倉卒之際並緣為姦何所不至會問宣撫司久而不報然此聲既出不可但已總領所遂以官錢造布衫布褲各六萬事與之并脚錢之類共只費

十五萬引一月而辦送往軍前吳璘止令於河池寄庫至今支散未盡者尚多可見當時衲襖之不須作也今之造甲與此何異虞允文方赴闕奏事必須更有獻陳識者皆以為憂聖鑒聰明何所不燭但蜀地至遠朝廷必以使人為可信一誤詔令為害實深更在陛下詳之審之軍戎財賦國之大事安危所係尤當重於聽納臣願陛下取允文前後所奏試加考覈若前之言後皆可跡則信而行之或聽其說而可喜責其實而無驗則不

可以不察也臣孤遠一身朝無黨援非不知忤貴近之取禍但以事關利害職在咨詢茍雷同不言使一方受弊非臣所以報陛下願忠之義也伏惟聖慈密賜采擇無使臣陷於失身之戒須至奏聞者

又論虞允文乞造衣甲狀

臣近準朝廷兩降劄命令四川製造衣甲甚為緊急臣已具宣撫司見在甲數奏聞上寬聖慮去訖所有本司虞允文留下招軍例物錢已盡數椿管應副支使又令

諸路於就近州郡有本司錢物去處一面先次取撥不住據制置司提刑轉運及州郡公文稱期限逼促勞費搔擾四川為之鼎沸縁上件事朝廷專委制置司製造總領所催促但合支招軍例物錢别不敢干預各令依已降指揮施行然臣官名宣諭以採訪事宜為使指若耳有所聞意有所見不以上聞則是畏避懷奸顧惜官職以誤器使非陛下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或者必以臣為姑息蜀民太過不肯體國有乏軍須臣中原人蜀中並

無產業亦無親族寓居何私於蜀其所以愛惜民力者
正以邊事方急未有休息之期欲為陛下繫遠方民心
保固根本以備無窮之用耳於臣何利焉至於軍前合
用之物自當協力濟辦在總領所二年何嘗令一事闕
乏軍之勝負不特係國安危於臣一身一家利害至重
豈敢立異不體緩急乎若乃得已而不已以致擾民臣
若不言誰任其咎謹再條具下項　右具如前臣非不
知衣甲武事所急雖無前件弓箭手亦當預備但宜量

緊慢旋旋為之今許尹所乞造二萬副尚有七八千副未了而又造此二萬副雖得其新復失其舊於事何益臣謂若以此招軍例物錢分下諸路憲漕各度事力於有作院去處接續製造比舊稍加工力不須大段急其期限以致撥擾於舊欠七八千副外更盡此錢而止別聽指揮豈不公私兩便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繳奏虞宣諭所遣房漢珪招到長安忠義人赴宣諭司奏劄

臣契勘虞允文申畫招收効用初謂所至旬月間可以得衆數萬故過京西日乞撥轉運司米二十萬石以贍新軍至蜀又要拘收新邊米三十五萬九十餘石令總領所紐筭糶本水脚錢計三百九十餘萬引令逐項樁管以備取撥是致諸司紛然至今未息而所得効用人數絶少遂致收刺逃軍亦是不多乃使招誘沿邊諸將所結忠義百姓取其首領文狀許之以官爵賞賜臣近據虞允文借補使臣房漢珪狀稱齎虞允文字前去長安

南山一帶取索忠義人頭領姓名幷見管人數計一萬
二千五百餘人臣再行詳審却供稱上件忠義人已有
官司所管見各守把關隘即不係漢珪招到漢珪無招
到人數又會李師顔報稱忠義人兵係招集團結照應
梁洋關隘並聽傳統制使喚若令赴宣諭司於邊面委
有所妨緣逐處忠義人各是懐土重遷自相團結以保
妻子諸將因而籍之雖不可十分倚仗實足以捍守鄉
井把截山谷減省戍守又可以為間探不費衣糧不仰

器甲别無兾望坐獲其用如鄉社之兵委得事宜今虞允文却欲招誘以為應募之數萬一朝廷信其所説便謂實有此兵或遷來近裏離其鄉土必致驚擾諸将失此藩籬之助却須分軍防托則戰士愈少若姦猾首領徼倖爵賞亡來應命給其糧食補以名目愈更生事而終無益於實用臣但見其害不見其利也見今虞允文所遣人諸将下各有所争訟而金州統制官郭諶更申虞允文乞降空名借補付身自行書填其事可見謹録

白房漢珪狀幷李師顔公文繳連在前須至奏聞者

論諸軍見攻德順獨王彥未到狀

臣自十一月十三日金人離德順軍將入水洛城一帶作過巳具狀劄録探報事申三省樞密院機速房去訖見今敵人只在彼處去秦州五七十里中間更無關隘秦州見今兵守治平寨敵出沒剽掠附近新民却皆順蕃德順軍人馬平安糧草不闕只是正路阻隔銀牌馬由間道往來亦有被擒者敵人初來未敢輕進我久無

兵馬救援遂宿留脩城下寨漸為住計欲斷徳順糧道以迫秦州吳璘吳拱王彦李師顔諸帥皆在此而兵少不能進發王彦之軍早來則徳順攻寨之時吳璘已出彼必遁去及初到水洛城一帶時若有官軍迫逐亦須却回而王彦之師至今未報起發月日自商州到此計程一月正使即日已來亦須半月以後可到即今已是誤事臣問吳璘有何方畧吳璘云已令間道往徳順抽兵六千人馬三四千匹來秦州此間除守禦金平和尚

原等處外併吳拱李師顔兵及秦州守戍共有萬二三千人欲於秦州臘家城治平寨諸處擺布候彼續更抽德順軍人馬會合若吳璘師出更藉吳拱等聲勢敵或可退不然須至決戰觀吳璘之意其出須在旬日之後據節次探報敵衆約有三萬馬二萬匹亦自疲憊别無生兵吳璘語臣不須憂終無所害但深恨王彦軍馬後期致失機會夏人只在會州上下吳璘云但得金人退夏人易與不足慮也臣見在河池所有德順軍功賞書

填告劄事縁德順軍三月閒獲捉雖已推排未曽奏明
給據八月以後立功之人皆在軍前守禦推排未得吳
璘之意欲併前後功書填少減超轉而事有窒礙商量
未定兼為軍務叢冗工力不及以此尚未報應臣見不
住催促及出榜曉諭須至奏聞者

乞遣重臣入蜀鎮撫奏劄

臣契勘德順歸師失律已節次奏聞及申三省樞密院
去訖四川精鋭皆屬吳璘吳璘精鋭盡在德順德順正

軍三萬餘人今據吳拱所申實收到人未及七千統制將佐所存無幾但云未知下落自西南用兵無此狼狽見今除皂郊一帶王彥吳拱楊從儀梅彥等所屯共有一萬四千餘人外其殺金平至和尚原一萬六七千人半是諸州威彊弁興洋義士非皆勁卒又德順將士暴露之久疲敝隅絶事失機會以致陷沒連營慟哭聲震原野人懷怨心公肆怒駡其事難以盡述而王彥招到大漢等軍吳璘降到雷千戶幷食糧軍兵五六千人或

在成州或在大安軍屯駐疑而不敢用聚而不能散反費兵將防守名為彈壓而人數不多不足相制既成猜阻得無反側此輩老小皆在敵境勢難持久兼有前後擒到番人往往配隸内郡作院其數不少近利州一夕逃去七十人若或嘯聚亦足為患四川之憂不但外虞敵方安集故疆未必便來深入向去寧免侵犯彼俘我將士因之以三路解體之民而關外四州尤劇困敝重以簽刺敢勇人心離怨往往逃竄山谷四川事勢可謂

寒心吳璘喪師之後方寸憂亂往者無及豈容更有疏虞為朝廷計莫若速遣腹心重臣權位出諸帥之右者倍道入蜀鎮撫而經理之庶幾可以保固救焚拯溺正在此時伏望聖慈與大臣熟議早賜裁取施行實宗社生靈之幸須至奏聞者

論調護吳璘王彥奏劄

臣在河池時吳璘以王彥軍馬不到頗懐忿恚每言及之聲色甚厲臣常與調護間已而二人各得御札聞有

所訓飭王彥意甚自得臣問曰手詔云何王彥曰但褒
奬耳臣曰可得覿乎乃出相示臣曰聖恩待將帥可謂
厚矣然詔意自有抑揚人臣當居寵思危公不可以不
知因指詔中德順連兵煩卿一往之語告之曰如煩卿
二字豈可教至尊再道彥不覺悚然臣又曰公頗知古
今亦記得郭子儀李光弼事乎李郭同為朔方節度使
安思順牙門都將甚不相能及安祿山叛其時唐以子
儀代思順光弼欲亡去計未決有詔令光弼持節分子

儀軍出趙魏光弼惶恐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子儀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非公不能東討豈懷私忿時邪遂授以兵泣涕言別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惟光弼之命出於天子而能降下子儀因能使子儀釋宿憾而共成功名公今得詔書更宜引咎加恭異於宣威則上下俱善矣此亦聖朝之意也彥不復有矜色起謝曰謹受教臣又於吳璘處因事寬解二人既奉明詔皆已無事伏恐聖聰亦欲聞知須至奏聞者

乞宫祠劄子

臣今有危懇上瀆聖聰臣前任太府卿總領四川財賦自去年二月以後累具劄目干叩廟堂以衰病日侵丐一宫觀差遣至八月中凖省劄赴行在供職授代將發十月二日忽領省劄蒙恩就除權戶部侍郎充川陜宣諭使方具辭免初五日又凖省劄不候告日下主管職事不許辭免仍令王剛中將帶民兵禁軍同臣與王彥措置把截蜀門候吳璘回日歸司臣所若雖未安全以

事屬軍機不敢稽違朝命於當日主管職事是時吳璘已回河池臣往即河池與吳璘相會王剛中不見前來王彦兵馬未到臣在河池兩月與吳璘同共商量措置蜀門至十二月二十四日宣撫司調發王彦往秦州吳璘只在河池臣遂依元降指揮歸司令來王剛中已召赴行在王彦自秦州回成州見被旨將帶人兵却歸金州吳璘已追抽德順戍兵回守關隘所有四川財賦總領趙沂拘催應副並無闕誤臣見今別無職業臣前在

河池宿疾再作胸腹疼痛妨於言語心神昏悸氣體羸瘠醫治無效每有思慮病更增劇枝梧不前兼宣諭一司係是創置官屬吏卒虛費廩給伏乞聖慈察臣愚忠深欲為朝廷宣力非敢辭難避事實緣疾病勉強不行特賜矜憐改授宮觀差遣一次庶獲安養或冀康復他日應有煩難任使臣誓當糜捐圖報萬分冒瀆天威臣無任祈哀俟命惶懼迫切之至取進止

再乞宮祠劄子

臣今月七日具劄子奏聞緣臣宿疾發作枝梧不前兼呉璘已回興州任責措置把截川口去訖見今宣諭一司別無職事官屬吏卒虛費廩給乞改授一宫觀差遣尚慮天聽高遠未孚螻蟻之誠不免再冒誅夷上干覆育伏念臣九年宣蜀兩蒙趣召將行復止委寄愈隆叨竊寵榮超逾涯分豈不欲以涓埃自效少荅生成而衰病所嬰不容勉強既懐憂責難冀痊安伏望聖慈察臣精力已凋如蓋帷之久敝念臣死亡在即俾骸骨以生

還天地父母之恩始終如是臣非木石當如何報也若他日幸臻勿藥自可捐軀或此身遂至塡溝亦當結草情詞迫切無任惶懼戰慄延企俟罪之至取進止

乞闗牒赫舍哩志寧奏劄子

臣聞楊存中說赫舍哩志寧見在滁州而王抃由盱眙路去恐與相失若王抃徑往布薩忠義處則前左副元帥書至今未到近者滁州敵將孫中憲差四人到建康投牒云王抃所持回書若依得前來丞相元帥與湯樞

賫書合要國書副本軍馬更不進發建康即作回牒付四人以還四人者却路中為紅巾所殺回牒却將回建康則是副元帥處往回音信皆不通達淏抗主和議又其兵勢迫近豈不害事臣之愚意欲朝廷再寫周葵及臣前與志寧書副本下國信使副令盱眙軍關牒對境遞往左副元帥軍前志寧見書中語言庶不疑我有踈渠之意使布薩忠義亦可以為間其盱眙軍牒但云近遣王抃通都統元帥書恐王抃去路與左副元帥軍前

相失故再録書本關報牒中都不説滁州關牒事只作不知四人被殺如此似亦無害更乞令宰執熟議斷自
聖裁施行取進止

辭免兼權直學士院奏劄

臣今月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差臣兼權直學士院臣聞命之際感懼交幷竊以禁林寓直實資潤色之才臣雖時暫兼權不當辭避縁臣久更煩使舊學荒踈衰病之餘志思凋落豈可承乏之内制若或冐處必

致失職以取顛隮矧今侍從之間居多文學先進之士使當此任無不具宜伏望聖慈特回誤渥改授英俊以穆師言所有前件恩命未敢祗受取進止

論集議通和惟求其當奏議

臣竊惟金人通和在今日事體最重陛下既欲集議以収羣策而示至公此誠謀及卿士之義凡與議者固當展盡底藴用副聖主虛心廣覽之誠然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各言爾志不可責以雷同武王伐商誓于牧野其

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臣願陛下詔羣臣務盡實情以對越天地其或私意觀望其間詔臺諫勿以同異為喜怒詔宰執勿以喜怒為用舍而陛下采納之際勿以多寡為從違惟求其當以濟國事天下幸甚

乞熟議和守奏議

臣等竊覩布薩忠義擅回書牒語言不順亟欲進兵執辱吾審議官意在梗絶和好金主父子慮其生事故取二小使而釋之其專權怙亂勢豈能久君臣之間必將

有變但恐金主之力未足以制之斯人不死禍難未歇
今大言虛喝而未能侵犯者蓋野無青草馬乏芻秣深
春以後豈可必其不來審議官雖回而不受禮物則所
議必不成或雖相允從而別有邀索朝廷必有以處之
吾欲援契丹舊例而彼以契丹為非所擬吾欲修景德
故事而彼以景德為不可用吾以國信通問而彼欲遣
使報謝又責吾緘封越式禮體平易既不許我稱大字
又不肯號彼北朝未論四州之地歸正等人只此浮禮

尚爾爭執則凡今國書誓草及稱呼禮數皆與敵意相違持是以往必不合矣審議官不専使事名位尚卑故雖遭無禮而卒得放還欲以致使副之來爾使副若往必不止此臣等雖能死節何補於國和議既爾則邊事其可以不慮臣等至盱眙四十日問之將帥劉寶輩深以兵少力分不足制敵為懼問之漕臣宋曉輩亦以錢糧闕乏支用不繼為憂泗州雖有城壁而樓櫓器械未具敵騎出沒斥堠全無議者謂敵若犯邊必由淮右淮

右空闊利於馳突若自淮右繞出真揚則泗州雖能堅守不過自保而已淮東形勢清河口為最急而隄備草草泗州去清河口一百六十餘里非控扼之所見今屯兵近四萬衆兩淮事勢單弱而委四萬衆以保一城其他要害之地恐守禦者有所不足也自敵人用兵未嘗由泗州入故城中諸將以為可守者蓋僥倖其不來耳此臣等所親見其餘諸處傳聞事體尚不論也今日之事或和或守宜速決大計必欲和議之成不知朝廷能

曲從敵人意否既不能從不若早為之所敵人狡計常持兩端以款我而誤我向國家靖康中和戰並議兩說互疑自春至冬卒無定策敵至河上猶集議而不決覆轍未遠可為龜鑑臣等願陛下與大臣熟議權利害之輕重而審處之欲和邪如何而可以必合欲守邪如何而可以必固和而不可合守而不可固遷延時月或誤大事臣等心有所見不敢隱默冒昧誅殛上瀆聖聰惟赦其狂愚而采擇之天下幸甚

乞宫觀劄子

臣比瀝危懇上干天聽乞改授一在外宫觀差遣伏蒙

降旨未賜允從仰戴恩私涕淚交集顧臣區區之誠非

敢虚飾不免再冒斧鉞以犯雷霆之威臣行年六十有

餘入官將及三紀以勤補拙所至不敢辭難雖仇怨滿

前讒誣駭聽而孤忠自信當官必行旁觀者皆為臣惴

慄而臣不之恤也陛下神明獨運察臣於疎遠之中一

對清光以臣為粗堪驅策心非木石豈不知聖時罕遇

英主難逢乃遭遇之初遽有退休之請雖至愚暗亦不應左計如此實緣連年抱疾精力日凋朝謁步趨已憂不及豈能更為公家了辦職事若不自投閑散必至顛仆伏望聖慈憐憫特回從欲之仁使衰病之身得從安養則天地父母生成之德未足為喻縱委溝壑猶當效結草之報取進止

上殿再乞宮觀劄子

臣頃朝辭面對嘗以奏劄瀝具危懇仰瀆宸聰緣連年

抱疾精力凋耗出疆事重不敢辭難自合糜捐以身徇
國乞使事回日改授一在外宫觀差遣臣到盱眙一病
四十餘日雖幸生存而支離愈甚臟腑滑泄胸膈喘懣
表虛多汗呼吸冷氣極畏風寒尤憚晨起心氣積損恍
惚健忘稍涉思慮終日怔忪兩目昏花不能細字腰膝
緩弱跪立艱難微有動作便加困殆委是勉强不前陛
下若責以事功則必辜委任若許其尸素則自愧平生
臣反覆自量去就甚審非敢上欺君父有邀求規避之

心伏望聖慈檢會前劄早賜矜允使就安養庶幾少寛憂畏可引殘年得免顛隮以全晚節干冐天威臣不勝祈哀俟命惶懼迫切之至取進止

又

臣比再具奏劄乞授一在外宫觀差遣螻蟻之誠未足以動悟淵聽再降指揮不允俯伏感涕不能自已儻非情勢迫切安敢更犯天威臣瀝血之懇前三劄中布叙詳矣若臣不病語不由衷則是懷邀求規避之心欺罔

君父臣之姦孰大於此自合稽諸公議顯正刑書若實
抱疾疴不堪陳力則陛下亦宜憐憫俾合進退之節豈
可使尸素劇部以抵曠瘝况臣去國一十七年三召中
止今兹得聯法從其遭遇可謂至難焉忍輕去闕廷遽
違軒陛蓋賤分涼薄福過其涯衰病所嬰不容彊勉伏
望睿慈察臣愚忠實非矯飾特回聖造使就休閒則臣
戴德銜恩沒齒無替自今至死皆陛下生成之賜也冒
瀆再三罪當誅殛取進止

辭免淮西宣諭使奏劄

臣二十五日夜準三省樞密院劄子奉聖旨差充淮西宣諭使臣聞命憂惶泣涕終夕臣之疾疢國信所一行盡皆見之朝廷上下盡皆知之獨不蒙陛下憫惻頃三具奏劄懇求宮觀刳心瀝血無一語欺誕既未回天意而今所差委愈更重難豈不酷哉且淮西事宜最今日安危所係既非臣鄉土又不經游宦官吏將帥全不相識人情地利一切不知使臣彊健之時亦不能辦況衰

病如此邪臣精神昏眊筋力凋殘畏惡風寒如避鋒刃若使奔走邊塞顛躓何疑雖臣之一死朝廷視猶螻蟻在所不恤其於疆埸之事豈不有誤經度伏望聖慈畧賜矜察以此重任改授能臣臣雖竄殛不敢奉詔與其誤國寧獲違命之誅但恐臣死之後奉公盡瘁之人皆以臣為戒耳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干犯天威無所逃罪取進止

再辭免奏劄

臣昨具奏劄辭免淮西宣諭使恩命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仍日下條具合行事件申尚書省臣冒瀆天威仰勤聖主再三戒勑九殞莫贖臣欲求對則腰膝緩弱不能久立陛下不信臣病試令內殿引見察其形神可見不妄臣平生所歷未嘗辭難前爲四川總領之日正值軍興臣以一身横抗三面得免踈闕後蒙就除川陝宣諭守禦蜀門臣與吳璘駐於河池經畫邊防慰撫將士雖德順失利而蜀竟無他既而得請奉祠

旋被召命水行八千餘里衝冒三峽漲潦之險偶幸生存到闕兩旬便差奉使大金臣更不敢辭頼陛下保持復還闕下今兹淮西之事聞朝廷自有處畫比前三者未至甚難臣所以力辭者葢衰病所嬰筋力甚憊心氣積損思慮不周一面事宜利害甚重恐有誤國計况臣十八日上殿已有文字句祠數日之間劄目三上則非聞命而避事也今中外侍從才智不少豈無一人可當任使乃必欲令疲憊老病之人冒死而行竊意陛下寛

仁睿智知臣下之勤勞必不忍獨於微臣逼抑如此蓋未審其實病耳伏望聖慈特賜矜察檢會累劄改授一宮觀差遣臣屢拒詔旨罪合誅夷惟陛下哀憐幸甚

乞以親王為江淮元帥奏議

臣契勘宣諭之職所以宣布德意以諭其所部經度事宜所當圖上方略聽命於朝廷至於閫外之制則非其所當專也方無事時採訪申畫稟令於上且容承之若緩急用兵豈比都督視宣撫可以責成敗之任見今將

帥猶以王人會議之故可同措置將來防秋朝廷遣殿司馬步三衙之兵出戍於江北與宣諭不相統攝其肯聽其號令乎或曰敵若犯塞朝廷自別有處置臣應之曰經畫邊事須是敵人未動之前既動之後亦何所及臨時誤事必云前遣宣諭失於經度則誤國之罪專在宣諭矣宣諭獲罪固不足恤獨不知誤國之禍於宗廟社稷如何也唐使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以李光弼郭子儀皆元功不置都帥而以魚朝恩為觀軍容使事

權不一遂大潰其師憲宗伐蔡使裴度督戰時韓弘為都統乃以度為宣慰使然度方為宰相雖以都統推弘而實專帥事故能有濟邇來北邊探報不一皆云金人簽兵聚糧蓄力大舉敵不動則已若其敢來必鑿采石之失別有深計亦可謂大敵矣而獨倚二宣諭以當之不亦難乎臣有愚計望陛下以親王為江淮元帥而於見任宰執中擇一人為之副以辦防秋之事將帥士卒知陛下以聖子賢王出總大柄必皆歡呼奮勵人人願

効氣當百倍今方貽書北敵欲議和好彼聞吾此舉必當震怖和事愈益易集或者必謂如此則當犒設諸軍創置官屬有所費用臣謂親王不必臨邊只開府於闕下軍兵自不須犒設而使其副駐於建康鎮江之間足以增重事權張皇軍威闕下開府則亦不須多置僚屬何費之有臣非憚宣諭之行設此以自脫蓋自視才力不足獨當重責若果如臣所請將來幕府僚案或乏使令臣不敢以不肖為辭陛下勿以和議為必成遂弛邊

備臣謂正宜立武以壯國體此安危大計願陛下斷自
宸衷速發大號天下幸甚

再論江淮乞置元帥劄

臣今月二十八日具奏論朝廷雖已通書北敵不可必
和議之成遂弛邊備乞以親王為元帥以見任宰執一
人為之副若僚屬乏使臣不敢以不肖為辭其意如此
二十九日準三省樞密院劄子令疾速起發不得再有
辭免契勘臣所入奏乃是今日事宜國家大計何嘗辭

免宣諭之行今來三省樞密院却云臣避事之言止以
辭免降旨甚非臣論列本意臣今茲入覲係是召令奏
事所以前奏云見擇日朝辭又稱如開元帥府臣願備
僚寀之任初非敢入辭免文字但謬當事任上係安危
不容不畢盡愚慮若臣所陳未當亦合諭以國論將來
措置之如何使臣有所稟承而去恐不可作尋常辭免
批答而已今次召臣到闕已住旬日不知所議何事兩
淮中間有無險隘去處如何擘畫今三衙在此曾與不

魯略今與臣等商議泛泛而來悠悠而去與兒戲無異緩急豈不誤國伏望聖慈特賜睿察再取臣前奏觀之詔宰執更加看詳臣所奏是與不是辭免如是辭免乞行黜若事干國計亦乞略賜經畫取進止　小貼子

臣伏覩三省樞密院劄子備臣所奏既經剪截全不成文理若播傳四方必貽嗤笑乞降指揮如式報行即備臣全文使天下知臣為國遠慮初非辭免伏候勅旨臣昨日得周淙報北敵以太子統軍理或有之恐是欲易

布薩忠義也蓋權臣之後非此不足以為重然則敵人
不為無謀而臣之愚計適足以當之矣伏乞睿照

乞與錢端禮同對奏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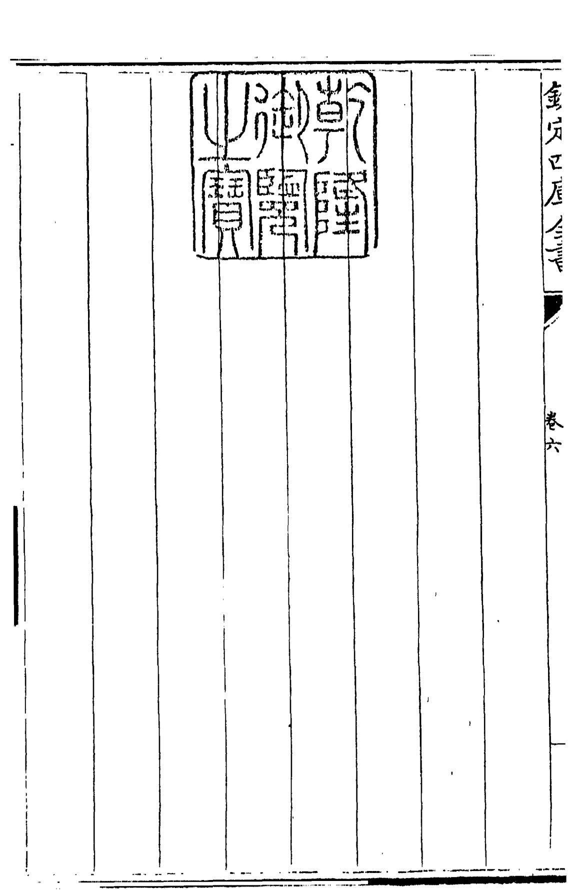
臣今日再具奏劄冒瀆天威惶恐以俟雷霆之誅不謂
聖慈俯降宸翰褒諭眷倚極於委曲臣不勝銜恩感德
之誠糜捐此身何足上報臣數日以脚膝瘡瘇未任請
對然以防秋事廹措置未辦曉夕煩躁寢食不安於此
久留殊無補益只緣事有臣等所難獨任者所以薦貢

愚衷今承聖訓令三衙與臣等同議而去至為允當臣欲初三日與錢端禮同對或初二日先令臣內殿奏事一次取進止

乞修城壁壕塹關隘劄

臣近準三省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令將緊要城壁濠塹疾速措置臣今到淮西見得利害守城最為下策前所修築皆類兒戲止可為虛名文具豈足抗敵枉費財力耳無軍民纔獲休息未宜勞動而暑雨霖潦亦非土工

之時且輟那工夫修葺關隘關隘若固敵自不至城下果至城下城豈可守如壽春合淝敵來即當退保清野以困之惟濠州城有少未圓處見今相度淮西比來寧帖北耗無它亦無賊盜諸軍喜悅百姓安堵將來所憂惟在淮東海泗州耳目今未煩聖慮紛紛興訛喜亂之語不必垂天聽緩急臣等自奏聞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漢濱集卷七八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貢生臣王兆泰

漢濵集卷七

宋　王之望　撰

奏議

措置淮西漕運儲積奏議

臣蒙朝廷降到事目内一項相度轉漕儲積去處臣與江東漕臣薛良朋及知水陸道路人講究利害將來江北不欲多置糧食只于蕪湖縣儲積逐旋津發其淮西屯兵去處係和州巢縣桐城廬州一帶和州者由當利

河運昭關褒禪等處密近含山縣者由太陽河口入歷湖運巢縣廬州者由裕河入焦湖運桐城縣者由樅陽江口運以上皆近蕪湖見有倉廒可以頓放或只繫舟岸下節次發放實為穩便惟壽春濠州最為廻遠自真州瓜州入閘經由揚州高郵楚州入淮過盱眙之西又一百八十里至濠州須著水運又四百七十里至壽春漕運為費力且有敵境抄畧之患今壽春不欲多屯人兵人既不多可以措置陸運廬州至壽春二百里大率

千錢斗米可致一石若屯千人則歲用糧九千石并馬料不過費錢萬餘緡米千餘斗比之水運甚爲省便可保無虞光州麻城由巴河運自江入巴河出陸一百五十里至麻城又二百四十里至光州所屯人數不多可以和糴相添應副令具畫圖於後除已具圖冊進呈外伏望聖慈更賜詳酌如或可用即乞行下總領轉運遵依措置施行取進止

乞沿淮創置斥堠烽火奏議

臣前準朝廷降到事目內一項敵人沿淮清野合如何措置斥堠臣契勘淮西平川廣野敵騎可以疾驅而自來不置烽燧只用探馬所以多至誤事臣令與諸將措置候將來防秋各於敵馬所由道路登高瞭望依舊日陝西河東體例創置斥堠烽火頃刻之間達數百里非徒緩急官與民間皆可預備亦使敵人知我邊境與向來不同以伐其掩襲之謀兼諸軍不入隊人甚多足以充役不占破出戰之士遇防秋即權罷其探馬亦令依

舊委實利便伏望聖慈行下諸軍更賜催促令作速措置仍具所置去處聞奏

乞招撫司與江東帥司措置建康樓船奏議

臣契勘淮西諸水不通淮河由焦湖而北可至廬州之境廬州不宜置船恐萬一資敵若得舟楫於廬州則可由焦湖而入於江此曹操窺兵之路也故淮西水軍當盡在建康采石一帶以壯長江之勢而量以一二千人游戰艘於江湖以疑敵彼若深入則乘間出合淝以擾

其後亦一奇也建康戰船殊未如法樓船絶少惟海鰍稍多不足以威敵前所招神勁軍皆東南烏合其人脆弱不耐江北風土向駐於泗州盱眙者多病死又喜逃亡宜以為水軍而駐於建康鎮江之間既風土相宜可無疾夭又舟師臨陣不容奔北可以盡其死力委賞利便其船上器用什物往往未備合速令計置仍更添造樓船將來踏車之人當用民兵及修船之類事干建康府乞令招撫司與江東帥司同共措置

論兩淮鎮戍要害奏議

臣伏準三省樞密院劄子備錢端禮奏內稱昨來敵人累次侵犯皆自西路而入盱濠壽之地徑捷而糧船多自清河以入滁令西路部分要害已得其宜若嚴切固守無致侵犯東路滁州一帶最為上策設若透漏奔衝則郭振全軍與西路軍馬夾擊甚為利便及令劉寶郭振互相照應臨機制勝遇有兩路連接事機星火關報協力一心無致差誤奉聖旨劄與淮西宣諭司臣觀錢

端禮所陳甚合事宜契勘兩淮屏蔽大江利害一體尤不可以東西分朝廷既差兩宣諭遂有界限勢使然也且如以前宣撫都督通管兩路則如何分得東西淮南形勢淮水殊不足恃而大江狹處最是采石敵人每來由巢縣和州一帶徑至江上最為要害其次方到六合揚州蓋江道濶而路稍背也今西路措置修石湖亭昭關等處關隘使敵不得至采石則是兩淮最要害處西路已獨當之矣其餘光黄桐城等處孔道甚多皆須隄

備六合雖隸淮東而地鄰西路臣所以欲兩路相關措
置設有緩急自合兩路相應此事臣與錢端禮所言一
同乃令日措置兩淮之上策也若要固守濠壽等州使
敵不犯滁州一帶則必無是理臣前奏廬壽光州決不
可守濠州若敵大入亦須保横澗山而兩路中間接近
去處即合相關措置盖緩急分東西不得敵奔衝東路
六合必須西路夾擊若欲固守濠壽使不犯東路滁州
則西路亦豈能獨任其責滁州不可守也滁州之不可

守而守六合而壽濠之地其可責西路之保守使得不透漏乎今東路劉寶一軍把遏水道外殿前一軍人數甚衆將來屯在揚州郭振軍在六合所備此一帶平濶然不過一二百里之間而西路疆界濶遠邊面千里地平如掌又無城池之固若不據險不知用幾人雖有大衆終不足以當敵人之騎兵見令張守忠軍屯巢縣與時俊保石湖嶺王彦屯和州保曠口昭關戚方屯桐城保北峽諸關敵兵不犯去處方可抽那應援假令敵人

分兵一犯西路昭關一犯東路六合州則各處僅能自保而已此所以備禦之不可不嚴也故臣曰西路當據諸山之險以控其兵鋒東路當扼清河之口以斷其糧道淮西若不扼諸山之險而守濠壽以蔽障滁州此乃劉錡王權輩前車之覆轍也若西路敗於濠壽之間則將何兵馬與東路夾擊於六合乎西路既敗非徒無可以應援東路而東路六合揚州之衆亦恐不復能枝梧矣若吾據關守險非徒可以自保其處敵知吾有備亦

未必便敢深入使其送死則吾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正墮吾計中可以得志故臣以為令日措置兩淮之上策無以加此臣與錢端禮所論大抵相同只恐淮東指準淮西固守濠壽欲其不犯滁州將來却成相誤臣愚欲望聖慈預戒兩路諸帥遇有侵犯兩路相近要害去處互相策應不得坐觀成敗臨時朝廷更嚴賜指揮葢此非兩宣諭之力所能獨辦也仍乞降臣此劄行下照會庶幾不致疑誤取進止

論差撥蕭琦人馬及韓王不赴新任劄子

臣向準四月十四日聖旨撥歸正人一千人與蕭琦臣力曾論列至六月四日降旨依蕭扎巴例於諸軍撥馬步千人付蕭琦指揮已定琦亦無說王彥自合便行差撥緣臣赴闕奏事一向遷延直至臣七月十七日再到建康尚未肯發臣累去催促仍令揀選應副王彥終避遲遂再行申明蕭扎巴是統制官與蕭琦事體不同未敢差撥朝廷只檢會前降指揮行下催撥足矣近復準

三省樞密院七月二十九日劄子令於見教閱人馬并北軍各撥五百人付蕭琦臣深所未諭五百人與千人何異奪而復與豈以為恩但深怨禍而已臣與王彥商量昨未承指揮以前盡差南軍與之彼亦不敢有詞朝廷但勿預知可也只是王彥執吝應副得不甚整齊人既參雜馬又不足臣再三說諭終是艱阻蕭琦不無悒悒欲望聖慈劄下王彥所差蕭琦人馬若於諸軍抽差恐不成隊伍可於本軍馬步中各成隊摘五百人馬五百

疋限三日内應付仍劄下臣嚴行催發如此則琦必大喜然歸正北人切不可與也蕭琦臣撫之甚厚其人議論實有可取如修闗寨等事與臣意正合臣非有所好惡但國家安危之慮不可不為之防若處之得宜非徒朝廷之利亦琦之福也昔三監之地乃神州奥區其民累世被堯舜禹湯之化一染紂惡遂為汙俗周公遷之洛邑時歷三紀風俗始變書曰周公克慎厥始君陳克和厥中畢公克成厥終更一聖二賢而後厎定又曰邦

之安危惟茲殷士聖人憂慮之深如此夫以先王遺民而使管蔡兄弟監之猶為變亂況異域之人哉陛下不可不審處也臣更有少事不免奏聞歸正人韓玉臣不識之聞頗涉獵書傳議論捭闔志大意廣有輕朝廷心張浚聽信以為國士浚之所為多出於玉朝廷更張庶事為王者自當退聽令添差宣州通判係見闕不即赴任却來建康不謁本路監司只時走蕭琦之門嘗對歸正人添差建康簽判高敞語言無倫疑朝廷講和之後

復歸北人意有含蓄敞復語總司幹官吕撝言之吕撝
以告臣呼敞問之却不肯盡言而意若有之臣亦不欲
深詰凡隱藏之語臣更不敢具奏又聞王每宪張浚之
罷以為事已垂成不合中變又謂敞云蕭琦奴才而其
第二子乃豪傑嘗問我蕭是北人是南人其意大率類
此敞濟南人與吕撝是鄉里故肯吐露臣親呼吕撝問
之其說如此吕撝頎浩之幼子也王來建康只造張孝
祥王彦嘗於孝祥坐上見之孝祥大稱其材王亦云云

王彥面折之王顒說待北人之薄王彥云我南人到彼只為奴婢令北人到此作節度使有何所負王云南人到彼極有任用者王彥又隨事折之王遂不敢抗然終不往見彥亦不敢來見臣其人狼子野心豈肯忠於朝廷縱不為叛亦只是懷張浚私恩於陛下何有令久留於此日與蕭琦交通深恐疑誤蕭琦别有思慮臣謂此人不可令在江上宜改差浙東差遣不然或為後患若此人遠去乃所以保全蕭琦陛下速賜裁處幸甚取進

止

論和議奏議

臣十一日夜半準金字牌遞到御劄恭承聖問淮西事理王彦軍情且令臣頻具奏來臣自前月十七日到建康日夜督諸將營建官寨烽火王彦地分已修了昭關山寨并關門閘頗雄壯見接續修褒禪𪾢口時俊地分已修石湖嶺戚方亦修北峽關王彦令日親過江北巡歷本地方及時俊地分自𪾢口一帶轉入巢縣諸軍親

行按視約半月日可回諸處烽燧諸將相關措置戚方
皇甫倜已申到處所餘亦見次第後月上旬間二事可
了候了日奏聞乞從御前密差人檢校今月初三日建
康教閱水軍大小僅千艘車戰船四百七十餘隻臣詢
問衆人皆云前所未有令見增置用修葺舟船委可壯
長江之勢聞淮西軍民見所修關隘頗恃以安王彥一
軍都無事錢糧足備不聞減尅王彥御軍此間人頗議
其寬或聞行在傳以為太嚴甚不然也但軍中事務精

力有所不逮於文移詞狀之類遣決不敏臣就其所短

而扶持之建康即令軍民安恬只濠壽間歸正等人時

為寇攘近壽春頓遇申擒獲二百餘人而濠州孔福申

以為擁去平民老小七八百口玉石未分臣已約束不

得廣有禁繫正賊之外如有一時驅逐之人仰釋放存

恤繼承朝廷指揮委屬官體究見在施行孔福在濠州

撫定彈壓人漸安之夾淮之民號跳河子以作過為生

近緣更戍未定又北界招誘故易相扇動遂州守臣可

以措置非久諸軍出戍若尚不息以千百人廵邏自當
消弭光州皇甫倜錢糧前因改淮西總領應副之初所
以不繼令復委湖廣總領可免闕乏又有知順昌府孟
新一項僑寄光州界安灘有南北私商徵税之利皇甫
倜甚不便之近孟新稱避水移來固始與皇甫倜互有
爭訴臣各移文調護無得生事别聽指揮令朝廷令臣
體度與孟新差遣臣已遣人招之候到面問取其所便
而處之自此必無事其餘如孫立者如馮湛者如李澤

者頭項甚多或就加撫存或招來建康皆有歸著暗消患害多矣若一應稍失事宜便為釁不小如陳八者是也大抵當極弊之後事如棼絲急之則愈亂須緩緩為之甚費料理心力俱盡寢食不遑然不敢屑屑奏聞正恐上貽君父之憂方張浚初罷更張軍政臣孤單么儞濫當事任萬目睽睽伺其跌缺日虞禍釁不自意全仰賴聖恩得至今日惟當盡力效死罄竭愚忠以報萬分前朝廷既通北書未有耗閒頗傳議論不一近聞已得

回答臣遠外不知其說不敢妄議但一意激勵將帥為戰守之備以待不虞不問和與不和也但為自治不問敵彊不彊也臣向者累次面對及具奏劄其語甚詳陛下必尚記之敵不肯和必不回書既相報復和意可見然語言必不肯便順須為彊項有所邀索吾既捐四州彼若肯和休兵息民以成陛下之至仁固天下莫大之福臣之願也事若可從陛下且以生靈為念勿較小節勿吝小費能信順而理直天地鬼神實臨之若太不可

從則怕他不得須稍見吾彊壯有立之勢閫敵中自河

而南水旱飛蝗之災尤甚於我其動衆亦難張皇威勢

半是虛聲我若一向伏弱適足害事子産曰國不競亦

陵此至言也今日之事不容再錯若和得成須朝廷一

一議定然後遣使勿獨掇與使人令辱國啓釁以誤大

事也伏惟聖慈財擇幸甚

初除左諫議大夫上殿奏議

臣愚不肖陛下過聽擢長諫垣臣未知所以稱塞竊聞

唐魏鄭公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平居歆慕以為人臣如斯可以無愧矣然賢人君子立人之朝孰不欲堯舜其君至於得行其志者宰相之外獨諫官耳臣今繆當其職敢不以鄭公之心為心乎或者以堯舜為不可及欲致君堯舜者謂之責難於君臣以為不然堯舜之道甚大而易行堯舜之政甚簡而易為顧後世不之察耳堯舜之道行於其躬者惟孝施於其下者惟仁陛下既允蹈之一無所難信乎甚大而易行矣堯舜之政

則在於官人而官人之道在於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而已堯告舜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禹於臯陶亦云此所謂敷奏以言者也舜命禹作司空曰汝平水土成允成功稱臯陶曰汝作士明刑弼教民協于中時乃功此明試以功者也陛下於羣臣中敷奏之以言歟言發於前而底績於後者何人也明試之以功歟功作於始而克成於末者何事也以此察之則虛名不足以惑衆聽横議不敢以揺至公姦欺不容真偽判矣共工静言庸

違象恭滔天而驩兜乃嘆美其方鳩僝功欲堯之用之而堯竟不從此言之不驗者也四嶽薦鯀治水堯曰咈哉方命圮族九載績用弗成此功之不效者也舜既承堯首正四凶之罪天下咸服堯舜之政豈不甚簡而易為乎陛下以聰明睿智之資承光堯付託之重屬時多事未嘗一日以位為樂憂勤庶政三年於兹宜其治效崇成未有云獲者非道之不弘政未舉耳臣伏見今朝廷之上妨功固位之習未殄背公死黨之論日聞以妄

誕為才能以凶悖為堅正執偏見而不求天下之通論各私所主而不恤公家之大計大抵圖國甚拙而為其身謀則工愛君不專而附其交黨則力孔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未得之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無所不至此風不革陛下雖欲彊兵富國為治安之計臣固知有所不能也伏願陛下明詔在廷各勵節操平其心於論議之際端其趣於背鄉之間使廉恥興行風俗丕變訪之以言者必要其驗試之以功者必覈其實若

附下罔上造為弗靖怙終而不變則虞舜四凶之罪在陛下其得已乎如是則朋比自破功罪不誣而天下可運於掌矣此帝王致治之要術御世之至權也惟陛下留神宗社幸甚

論恩榜任子革弊奏議

臣今月初七日準御封降下御劄文字付臺諫官謂朕自臨御以來躬率儉抑每念官冗思濫恩革積久之弊將來任子貢舉若停三年之限必胥動以浮言令欲遇

郊祀之恩已經奏補者並權免廕補一次開賢良方正之科許令中外普薦真材其免解該恩牓人且權住罷赴試卿等各宜公協乃心參酌所宜條具來上朕審處而行之臣猥以庸虛備數諫省伏覩陛下天資英睿濟以果斷勵精求治約己救時近古帝王蓋所未有即位以來慨然憤積弊之久欲一切變革以大有為於天下斯千載之一時也臣不肖待罪諫省得奉諮詢何其幸歟然臣聞更化者不欲駭俗而除弊者不可循常人情

安於僥倖苟且歴數百年乃欲一旦革而正之勢必至於紛紛紛而不靖將遂行而不卹㢢則必失天下之心將中道而復止㢢則後日無以為政是不可以不審也若曰更化除弊難卹流俗之議亦須在我者詞直而有名猶當反復調伏使無所發其怨懟不逞之心始可以無悔況其未然乎漢文帝時諸侯强大僭上不軌景帝憤之峻加裁削於是七國俱反漢幾失山東此乃循常駭俗之至也其後武帝用主父偃之策各使封及支庶諸

侯不削而自弱蓋處之得其道耳任子恩科祖宗時有之遽停三年必不免浮言之胥動慶曆中仁宗開天章閣命輔臣陳當世急務范仲淹富弼輩條上數事減任子其一也未幾謗讟大興一時名臣皆狼狽而去所言卒廢格不行神宗熙寧中減進士狀頭恩數而蘇軾亦極言其非大抵更化除弊為至難在神宗時已然況風俗久壞綱紀未振如今日之甚者乎且名位有高卑子姪有多寡若已經奏補者並免廕補一次則貴賤不分

而人有幸不幸矣特奏名之人舉數有多少年齒有老壯若並權任罷則舉多者受屈而年老者無聊矣至於開賢良之科廣中外之薦自是國家求才與任子恩牓非所以相乘除也自靖康以後興復此科十有餘舉竟無一人應詔雖令普薦亦恐虛名而無實也陛下欲大有為於天下每事不可求速宜為之以漸使僥倖之俗日減月朘愈久愈效而無後悔則善矣以陛下之英睿果斷勵精求治十年之後何事不立今即位未久雖勤

儉仁孝之德孚於天下而恩澤之霑漬者尚未深也如此二事關於士大夫者甚衆願陛下姑少寛之以為後圖必欲稍救其弊則亦有說矣夫人之情篤於愛其子以及其孫其次則兄弟若姪若甥以至於疎屬於其至親則利害之心切其餘則泛泛而已先王因其親疎之別制為五服此人情之殺天理之自然也今文臣自帶職朝奉郎以上隔郊奏薦中散大夫以上每郊奏薦太中大夫以上雖致仕遇郊亦得奏薦其子孫近親皆已

官矣又及其踈屬每薦一人有納賄至數千緡者其壽考之人有薦至數人者甚無謂也今若立制自某官以下子孫之外不許奏朞親某官以下不許奏大小功親某官以下不許奏緦麻親其許奏者差其官品立定員數以郊恩致仕遺表通計數已足矣雖有恩澤不得奏補只許回授與已有官人仍不得名他子孫為已子孫以冒廕補無子息者許養一人如此則一郊所省文武不下數百員然於其人之利害初亦不甚切也此救任

子之說也方今科舉之弊莫甚於轉運司之牒試祖宗時無若是之濫也有避一人親而牒三四十人者而所謂親未必親也所謂門客而未必門客也每三歲詔下士人奔走競求牒試富者行賄賂巧者干請託改換鄉井詭冒宗支敗壞禮俗莫此爲甚就試者十人解一人到省則十四人取一人若牒一百四十人是暗添一員省額矣天下每舉諸路轉運司所解不下數百人則省額安得不濫乎十四人之中令舉一人而餘十三人者

十七八年之後皆免解進士也則恩牓安得而不多乎免解就試之人衆非徒恩牓衆多而正奏名省額亦自暗增葢以十四人則額當取其一也今若將中外官門客牒隣州服屬䟽者免牒試試院簾内簾外官別作措置仍中嚴保官批書之法務在必行則轉運司試人絶少每舉正奏名可減數十人而將來免解之數又不知其幾矣此救科舉之說也凡為此者所以修法度重名器杜姦倖覈詐欺而於祖宗之制非有所戾也不亦辭

直而有名乎雖有紛紛亦不能為患矣此其大畧其餘
纎悉當命有司條具以聞而陛下審處之臣素懷憤世
之心最疾冒濫令在得言之地遇非常之主非不欲將
順隆吉以一掃宿蠹顧事有不可以驟語者臣區區之
愚惟欲吾君政法流行而名譽光美不願求欲速之效
使興訛造訕者得以竊議於其間也伏惟聖慈留神採
擇幸甚取進止

乞勞師奏劄

臣伏覩皇帝陛下以大軍出戍兩淮暴露寒苦臨朝太息宵旰軫懷出内帑之儲普加激犒舉賞功之典優答勲勞尚慮德意未敷聖澤或壅宜遣大臣宣布詔令揚存中已擢拜都督專總兵權臣叨預政機將明是職若陛下不以為不肖乞差臣往江上勞師庶幾挾纊之恩足以振起士氣取進止

勞師乞差辟官屬奏劄

臣被旨勞師江上布宣德意面奉聖訓如更有合差委

官屬措置事務許臣量度不限員數差置伏望聖慈特
降處分取進止

乞追寢職名宫觀守本官致仕奏議

臣近三具奏劄乞賜罷免仍重行黜責今二月十七日
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端明殿學士在外宫觀任便
居住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出將使指入輔政
機無毫髪補報而人言游至罪戾山積雖竄戮不足以
謝天下聖恩深厚未忍加誅乃叨祕殿之華資竊珍祠

之厚禄保全終始之遇非臣犬馬所能上報萬一但罪應黜責而未正典刑恐於公論有所未允所有上件恩命臣不敢祗受伏望聖慈特賜追寢令臣守本官致仕臣雖疾病之餘死亡無日猶當效結草之報取進止

温州遺火乞賜降黜奏劄

臣契勘本州自今月十七日西北風大起遂預作準備點檢防火之具十九日風甚巳時新河南界居民葉八家火發烟焰所衝六處並起臣與通判趙不流躬詣火

勢猛處救應分遣諸頭項軍兵百姓併力向前至未時撲滅燒過民居三百七十一家茅瓦屋相間約計六百二十餘間并岑山尼院一所是夜二更後城外南廂居民遺火亦即時救滅燒一十五家計二十間并係茅屋臣等終夕巡警澆潑餘燼不敢少懈翌日風勢依前猛急至未時市東界杜秀家火發五處俱作臣等又如昨日極力救護至酉時撲滅燒過民居六百七十三家茅瓦屋相間約計一千一百七十餘間龍興宮開元觀嘉

福院並當風頭不容拆救内龍興宫有市舶務一所並皆焚毁飛火出城南燒却民居七十家及造船營一所五十六家計草屋一百四十二間打造未成糧船四隻除此之外兩日所燒别不曾延及倉場庫務官司屋宇臣守郡無政天降之灾大火繼作禍及民庶披緜興勑諸在州失火都監即時救撲通判監督違者杖八十雖即救撲監督而延燒官私舍宅二百間以上蘆竹草版屋三間比一間都監通判杖六十仍奏裁三百間以上知州準此臣

身忝守臣無所逃責見行待罪伏望聖慈重賜降黜以為州郡不職致災之戒取進止　小籤臣契勘本州居民約計萬數千家寺觀四十所令兩日所燒共一千一百八十五家茅屋相間計一千九百五十餘間寺觀四所大抵幾災及十分之一而官司廨宇與倉庫務軍兵營壘除市舶務與造船營外並皆無虞尋常州郡被火緣於勅有奏裁之文往往減削人戶間架以避責罰臣令不敢隱漏盡行供具計其延燒之數罪戾非輕然通

判而下皆極力救護故雖風勢猛盛一兩時間便得熄火伏望聖慈但將守臣重作行遣臣甘從譴戮不敢有詞伏候勅旨　臣契勘本州從來多有火災每數年間輒一作動焚數千百家蓋緣並海多西北風而屋邑繁隘茅瓦相間以致易為延燒臣自到官常以為慮而習俗滋久難與慮遠若先事更革必以為擾今遭此一熱遂得大為之防以修火政庶為後日之利伏乞睿照臣自本州遭火之後即刷貧乏被火人户計口給糧賑濟

又為措置材瓦之類盡徹茅蓬舍宇增置救火器具及部勒官軍預為區處不敢一一條上伏乞睿照

温州水災放罪自劾奏劄

臣今月十九日準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温台州近被水災遂州守臣王某陳巖肖各不即聞奏陳巖肖仍賑恤遲緩王某特降一官陳巖肖落職放罷近台州申獲海賊首領毛大等五十七人温州申獲次首領許大等九十六人十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王某陳巖

肖各有捕賊之勞以功贖過特與放罪前降指揮更不施行内陳巖肖與宫觀臣伏讀訓勅感激涕流臣誤蒙聖恩畀以便郡政事乖剌游致天災不能即以上聞罪在不赦況臣嘗侍帷幄深識聖主勤恤民隱亟欲知四方疾苦之心宜與它郡守不同而老病之餘詩眊如此陛下何賴焉考實論情合加重譴乃從末減恐未足以壓服公議若以捕獲海賊功過相除自是明見千里之外創置水寨及將士用命所致臣何力之有正使建明

其事偶出於官亦守臣常職惡足以贖檄災之大過黜官一秩已為輕典更加貸宥何以示刑伏望聖慈特賜處分將臣降官指揮依舊施行仍從罷免以為付委不效之戒其於陛下信賞必罰綜核名實之政豈小補哉

臣無任慚懼戰慄俯伏待罪之至取進止

條奏温州水災後措置事件奏議

臣近覩邸報臣僚劄子自夏至秋浙東一路瀕海之郡三遭風水甚至民間以木筏搬載湍急之處廬舍飄蕩

禾稼不以早晚或秀而未實或實而未收浸淫損害所
餘亡幾在法水傷去處差官檢視蠲減田租似聞州縣
之吏恐為已累懵不加卹惟懼朝廷之得聞也欲望先
委浙東監司及諸郡守臣詢聞著實被水去處分差清
强官檢視定其高下減免租税并行下諸路監司郡守
覺察或有災傷先期從實奏上庶幾不敢欺隱奉聖旨
依奏續於令月十四日轉運副使劉敏士到州布宣德
音體訪委曲過於優卹惠利有加恭惟皇帝陛下憂民

救災之誠至深至厚恩澤所施孰不鼓舞然浙東七郡其四瀕海被災輕重各有等差不皆如臣劉子所言臣先呼集諸縣知縣赴州親加審問皆云損傷不多其人素皆愛民非喜為掊剋者所言可信又戒吏切詢究不得抑遏人戶狀詞各皆遵稟而去既是損傷不多則檢踏蠲放合依條限難以前期張皇申奏至於講求荒政固已預為隄備大抵於成法之外更務寬假此皆守臣職分之常其所設施何敢一一溷瀆朝聽陛下撫養黎

庶視之如子每聞疾苦肯旰軫懷臨遣漕臣躬行按視此堯舜之用心也臣豈容隱默畧無陳述謹具本州風水後措置事件編成一冊繕寫投進以聞庶幾上寬宸慮少副綜核之意伏乞睿照

漢濱集卷八

宋 王之望 撰

朝劄

論禁約州縣不科田畝錢以備支犒朝劄

某契勘本路今夏羣盜作過州縣便欲並縁科田初議每畝取田畝錢百文以熟田計一小縣不下數萬緡此間民盜雜居當擾攘之際心已動揺而急以重賦且胥而為賊本司遂備録寛恤手詔散榜一路如實於軍期

急切合須索之物仰開具實數以鄉村等第所敷曉諭民間通知方得科催仍關牒諸司其事稍緩已而茶陵縣每畝科錢四十安仁縣五十仍有馬料諸色等物其數不少皆公然以寬約廣備為行移遂峻行取問又恐人微言輕不能有所禁戢仍移書丁則具述其不可狀且言見遣弓手於法當支役錢將來若有大軍即係總領司支月樁錢而州縣乃欲預以犒設為名多行措廹其非盜賊所在及非軍馬經由去處亦皆乘時欲相倣

儆不可不嚴為止絶設有緩急諸司錢物可以那融事定指數取償於民豈不公私俱便令未有一兵禦侮而重困民力何以為善後之計深恐別致生事賴丁則所見符合兩司表裏相應始見住罷於是不得騁者皆譊譊以之軍興見逼某先事計慮必保其無他守之不變後蒙朝廷就遣李道措置以致班師並無闕誤惟所過州郡量有犒設亦不敢過當不特民免騷擾而官吏亦獲保全譊譊者方自知其前日之非初武岡用兵某到

任日淺不深知邊事次第且非已職雖頗聞其科斂而不問今果起大獄後來其它州縣若非力行禁制則皆将蹈其覆轍雖寘之於法将何所及仰惟鈞慈軫念遠民之意深務矜恤

乞免差三司等處取馬人朝劄

某契勘殿前馬步三司自紹興二十五年歲發官來興元取馬甚為遠方之病歲凡用二千三百餘人盖準七十一運之數每運馬五十疋用使臣一員兵士三十人

去年一年只買發得三十四運餘係令年補發外尚少八運所遣人留滯興元坐費批支亦頗驕縱雖姚仲輩亦不敢誰何自宕昌買馬場至興元計二十程本場顧夫發送五程至施香嶺交與吳璘下兵吳璘界内七程至青泥嶺交與姚仲下兵八程至興元監押人十五次換易莫適任責馬以故死損者甚多峰貼峽類此大率自買馬處至興元已壞五分之一直官價二十餘萬緡而姚吳兩軍押送人批請不與焉某近已具申朝廷乞

依舊例自宕昌峰貼峽顧夫徑送至興元只多費本司錢八千餘貫又乞三司取馬官兵在興元者令使臣一員兵士二人獸醫一名直至西和州階州宕昌去西和州六程峰貼去階州四程遂州去迎接馬運庾幾早得照管所顧夫買馬處邊界尚遠直與送至興元交換三司人兵近得宕昌場申令歲馬路閉澁入中極少雖多作措置招誘蕃客而屬外界非號令所及如此則歲未可按額而得竊恐三司取馬官兵留滯愈久非徒廣費抛支亦妨逐軍教閱且三司所

以發人取馬者欲得路中自照管耳今為之計莫若每一運三司只差使臣一員兵士獸醫三人前來興元候逐場買到馬日關報令至西和階州迎接本司顧夫送至興元至行朝却依舊例差諸州兵士押送既有三司使臣兵士照管自無疎虞而歲省三司差兵一千九百餘人沿路并往程去處免批支騷擾之費實為利便（聞三司所差官兵者不止為馬蓋欲照顧所差人令轉資三司歲有二千人無故轉資似亦非便）又江上諸軍近亦來成都取馬此馬係黎敘州南平軍所買此路

見今道路通流歲額數足前此係本司以諸州兵士押送自去年諸軍差人來取遂不用諸州兵士諸軍發來人至本路抵請歲約三萬六千餘貫州郡省計有限無可取撥遂令封樁不用兵士借請約三萬五千餘貫那融應副準戶部符近準樞密院指揮據茶馬司申要將樁下兵士請受買額外馬而今漕司應副江上諸軍兵士批請漕司安得此錢所謂額外馬者本不可得只是為虛名以占破此錢耳尋常所差兵士係借請月糧却

按月除豁入官既不差人則無借請矣椿以應副諸軍批請已是漕司白取於州郡令又要此錢買額外馬而別令漕司應副不免又取於州郡其將何以枝梧除已各具狀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令更別有劄目稟呈伏望鈞慈特賜詳酌早降指揮施行

論監類省試朝劄

某契勘四川貢士類試于蜀蓋三十年矣積獘不可勝言其尤甚者往往冒入解名而就試倩人入試而過省

代筆之價至萬餘引輕薄子多以致富風俗大壞考試之官爭出題目隱抛記號各有所主常至紛紛習俗見聞恬不為怪今次王司自朝廷差委事體增重某與闔院同事更相戒飭務盡公嚴上下一心毋敢挾私横議五句訖事畧無異同規畫之未當者悉釐正之向來弊端一掃而盡前期約束杜絶姦萌作過士人望風引却者凡數百輩合格人數減於前榜十有八名老成淹滯多獲預選一方取士之路自此遂清若非僕射相公留

意人才主張公道洞見事宜于萬里之外何以及此仰惟采聽之廣必有輿論達於廟堂豈容厚誣以干欺罔之誅也伏幸照察

論鹽酒減放不實劄子

某契勘蜀人所苦莫甚於鹽酒贍軍諸色所入總四千餘萬引而折估獨一千一百餘萬東路事力纔及西路十二三而按月折估其數相等朝廷每有蠲放若係民間科敷則片紙下縣皆知其所減之數惟鹽酒為獘最

多非委曲料理則減之不若不減且如歲額一千一百餘萬引遞年止催及八九百萬皆趲補拖欠之數若所減在二三百萬之中則可以除拖欠之虛額而無損於官若在於八九萬數中則官失常入之數而重額者反不得裁損前此官吏肆爲姦贓豐盛者以賄幸免實欠者以貧不霑此鹽酒之法所以益壞而公私之所以交病也某今次預行措置以待朝廷之命有開到牓示謹具申呈庶幾將來實惠得以及民而無損於調度伏乞

鈞照

論銅坑朝劄

某去年八月二十日準尚書省劄子委措置銅山縣銅事尋差知涪城縣姜宿前去檢踏緣本官差充類試官別選懷安軍金水縣丞趙純權遂寧府蓬溪縣酒稅胡宰分詣逐處相度措置某亦蒙劄置司差充類試所考試官至成都府界以朝廷專委辭行九月初十日徑到銅山縣躬親相視廢行詢訪其新舊銅窟凡二百餘所

匠戶近二百家與郟縣出銅器地名于打銅村相去數十里其于打銅村鑄造之家亦百餘戶初謂所産銅礦大段浩瀚每歲欲且立萬斤為額而民戶哀訴不已某委曲說諭詰以銅窟銅匠鑄銅之家如此之多豈得謂之無銅且縣號銅山此名不應虛得今朝廷以鑄錢闕銅徧行搜括知爾縣所出不肯專委漕臣措置豈容爾輩尚專其利可依實認額毋取罪戾其老宿等對曰此縣銅礦有無不常每遇一窟苗脈盡滅即於旁近尋訪

窟之深者至數十百丈若是坑苗豐盛豈有棄舊圖新
今新舊二百餘窟見可采者只一十七處後又添兩窟
窟之多益以銅之少也諸村匠戶多以耕種為業間遇
農隙一二十戶相糾入窟或有所贏或至折閱係其幸
不幸其間大半往別路州軍銅鈧盛處趂作工役非專
以銅為主而取足於此土也其鄰縣于打銅村所鑄器物
多是漢州及利州大安軍等處客販之銅又四川販銅悉
集於此故銅器為多不皆出於本縣縣雖以銅得名然非

嚴道鄧通所賜之銅山圖經載唐地理志貞觀二十三年置鑄錢官至調露元年即罷可見此縣産銅自來不多數十年前有窟二十二處每年人户認銅三百六十五斤政和年中憲漕兩司各遣官重行檢踏只七窟有苗餘一十五處無可採取止於七窟上量添銅二十一斤而已非不欲多增勢不能也某等伏覩榜示亦知朝廷搜括銅寶甚急於使司賞罰非輕本縣山僻無監司巡按數十年矣今使者親來宿留累日豈敢以多為少

欺罔官司乎乞從使司嚴行禁絕如有藏匿鈌兩衷私貨賣甘伏重罪某亦未以為然遂籍匠户分窟取礦置場拘收烹鍊以十月為頭仍差趙純權銅山令専主其事至十一月末兼中間有閏凡三箇月每月趂辦不及五百斤甚費督責又民户陳訴不一葢緣諸窟散在山鄉山谷五七十里之間難於拘籍遂再委姜宿前去子細審量措置凡閱兩月方得就緒每月及五百斤今每歲以六千斤為額遇閏更加五百斤已别具狀畫一申尚

書省自十月至正月五箇月收到銅二千五百斤見行起發通先所起拘到器物銅共計一萬一百三十三斤竊縁敘行之初事涉經久非審見的確利害未敢條上以此稍稽月日某不才蒙廊廟曲加記録特使任使實不敢不盡疲駑伏惟鈞慈特賜照察

措置錢監軍兵充諸軍使喚朝劄

其契勘利州紹興鑄錢監兵士計二百七十餘人多四方凶惡不逞之徒若于上工役居常思亂而重兵所駐

不敢為惡令大軍盡已調發無所畏憚人甚患之某隨
宜措置諸軍起發之日令統制官任靖入監揀選强壯
之士得一百五十七人分作三隊給行錢糧請裹同發
付軍前又揀選次强者四十三人及拘收到平南山金
牛等巡採打鐵炭兵士二百餘人以充往来般運錢帛
頗賴其用餘在監老弱七十人令任　鼓鑄人情始安發
遣後數日得吳宣撫書云利州錢監兵竊恐作過為諸
軍老小在彼璘不敢放心乞權發来軍前不知可否幸

望留念監兵初五日發去初十日得此書聞既到彼皆優加犒勞募敢死者間入敵境招納歸附餘人亦皆可用其錢監鑄錢候將來事定却別行措置

論四川總所與東南事體不同劄

某契勘東南用兵將帥統軍旅戶部總財賦而朝廷制其予奪盈虛之柄令四川去朝廷遠而總司不預兵事凡有調發支費只得據其所須色色應副不過委曲調護而已比東南事體大段不同所幸宣撫吳璘忠義體

國愛惜財用不然總領一司何以支吾近蒙累降處分令諸軍與本所務在協和不生間隙諸將莫不遵稟本所以自立斯蓋聖朝明見萬里之外遠方聞指揮之下皆大悅服凡本所應辦之難不敢重言只乞朝廷以東南調度畧行比較便可以照見也

乞令湖廣應副吳拱襄陽官兵錢糧朝劄

某照會昨準尚書省劄子坐湖廣總領所申將吳拱帶行官兵糧草料依循贑夔州體例責令舊應副官發赴

襄陽府交納某已于去年十月初四日十一月初八日兩具事理申明承朝廷送下户部勘當未蒙本部照應所申事理止檢送湖廣總領所元申再下本所令依已降指揮某以不才誤膺委使平時麤知國體矧艱難之際茍有利于公家豈問遠近彼此之殊自當竭力若于事非便利力所不及亦不敢畏避含糊以誤大計不免冒昧譊斥再有披陳竊惟四川之地褊隘險絶財賦所出不比江浙而于饋餉為尤難古今稱善用蜀者無如

諸葛亮亮得南中六郡軍資饒富又一絲一粟不入中原以今準之事力不侔亮兵前後四出其衆不滿五萬或由祁山或由散關或由斜谷近止數百里遠不踰三數月木牛流馬窮轉輸之巧猶每苦糧食之不繼今蜀中大軍十餘萬與敵相持于散關一百三十餘日則兵比亮衆為多右取秦隴洮蘭左取陜華商虢皆仰供億則地比亮境為廣又夔州萬人防托亦係本所應副視亮用蜀之費不啻數倍若更令越三千里般糧運草饋

襄陽之戍區區巴蜀何以勝任古所謂千里饋糧者亦不過旬月計耳若錢糧草料三千里外按月責辦豈能免于闕誤契勘蜀中屯軍分隷一十八處其潼川興元府綿劍文渠金洋階成西和鳳州合用糧料本所每年科支本錢就遂州夏秋糴買應副其利閬兩州邊嘉陵江係招誘客販收糴支遣惟魚關興州大安軍三處合用糧料本所于利閬州糴買數內運三十四萬前去水路只五六百里約用船脚錢引七十萬道所有馬草只

於屯駐州軍收到稅草內應副而四川當無事之時已不堪其勞費令吳四廂官兵一歲當用錢糧草料春冬衣賜物帛紐筭錢引計一百二萬四千五百餘道上件軍兵朝廷已令限一季招填本所自無此一項闕額衣糧若更移運本色前去襄陽當用水陸脚錢四百三十餘萬道比之應副興州魚關大安軍所費多六七倍雖竭四川公私之力亦恐難以應辦欲望鈞慈特賜指揮檢會前狀并今來所申逐項子細看議利害免行科撥下

湖廣總領所照應施行　小貼子照會襄陽府吳拱官兵合用錢糧已準朝廷指揮令湖廣總領所取撥京西常平司錢三萬餘貫斛斗二萬九千九百餘石并現管諸色錢斛别色科名應副如更不足于軍前應椿管錢米及附近州軍不以有無拘礙應干錢斛移運支遣貼降淮西總領所椿管銀五萬兩鄂州坐倉和糴到米内取撥二萬一百石共五萬石專充吳拱官兵支使即是朝廷應副不為不至自可足辦難以更蠲四川事力三

千里外移運糧草前去照會金州素來凋弊近都統王彥收復陝華商虢分屯人馬在四川間捍禦强敵金人不住復來侵擾見今事勢未保萬全一邦事力已極困弊豈可更任襄陽轉輸之責實恐有誤國事伏乞鈞照

乞推賞知通應副贍軍錢物增額朝劄

某契勘四川贍軍之資係折估糴本兩色折估出於鹽酒經向來用兵增額至高未嘗敷足官吏因緣侵盜處處起獄少有清脫者而所廚課利終不可得糴本出於

民賦州縣弛慢姦獘百端例皆拖欠少者數月甚至一年失陷既多不可追理歲月稍遠則舉而放之前後不可勝計某紹興三十年十二月末交割總領職事申畫措置將諸州正月一日至年終實到庫錢物不論趲補年分新舊只以本年額起之數比較增虧從上取無虧欠州軍一十處又從下取虧欠最多州軍一十處具知通職位姓名申尚書省候逐官任滿改授差遣日自朝廷參照勤惰斟酌施行如有起發年額數足外更能補

發以前舊欠即是材力有餘職事濟辦之人別具名銜保明申奏乞籍記以待選擢蒙朝廷選擢依申行下四川官吏莫不欣然悉心遵奉各務協濟本所不遣一卒不差一官不追一吏以相督責而逐處錢物按月而至爭赴期會以取增羨三十一年終打筭實到庫錢物紐計錢引比祖額計增二百六十萬七千八百五十二道比紹興三十年增三百八十五萬六千九百九十七道（其三十年係以前起撥錢物最高年分）四路州郡惟大寧監虧額一千三

十道渠州二百五十餘道然亦增於遞年之數其餘並各增羨更無從下虧欠最多去處若非朝廷聰明遠燭曲盡勸沮之方何以及此緣人數頗衆不敢悉依元降指揮申奏今只於數内從上取增數最多一十州知通職位姓名管幹月日具狀保明以聞并申尚書省伏望鈞慈特賜數奏候任滿改授差遣日參照㪺酌施行仍籍記姓名以待選擢劄下逐官用加奬勸使遠方士大夫咸知朝廷考課分明號令必信勉相慕倣庶幾嗣歲

可以繼此趣辦伏候鈞旨

論吳璘多病乞吳拱自襄陽歸蜀朝劄

某職總四川財賦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有大利害

公上所宜知者不敢不以上聞若朝廷行與不行則非

某之所敢必也契勘宣撫吳璘天資忠義志在立功愛

惜邦財不啻已物令之委寄誠為得人自聞警報即至

殺金平仙人原與敵相持七十餘日中間取秦隴洮

蘭等州及仙人原等處城寨又分遣王彥東取商虢委

有功績然金人重兵盡在鳳翔府大散關和尚原一帶多積糧食守備甚固其意未可測此處不破川蜀之憂未艾也吳璘日夜措畫以圖攻取事未可期而其人平時多病日餌丹砂數十百粒比暴露之久時復發作前欲遣姚仲出秦州而身自攻關輒苦臟腑臟腑稍安又苦腎腸之疾每疾劇時亦頗危殆今月十五日下仙人原還興州醫治却留姚仲在原上彈壓兵馬彊敵對壘人心危懼四川事勢可為寒心蜀人前此恃以為安者

以其姪吳拱在此緩急有賴吳拱移襄陽渠每以失助為憂今疾如此豈可不預為之所某不知東南事體緊慢吳拱可輟不可輟只論目今蜀中形勢不若亟令吳拱復還使吳璘一向安健而得吳拱之助則軍聲愈振可速成大功假使疾勢增損不常則此一軍亦無他慮吳璘既為宣撫而尚領都統職事若除吳拱為都統而吳璘以宣撫使判興州於體尤順竊恐朝廷以吳拱歸蜀襄鄂闕帥為疑則李師顏見駐峽州可以就用夔非衝要

謀帥不難人命不可知一方安危所繫至急望朝廷權事輕重速賜處置施行

候邊事少寧乞差宮祠朝劄

其輒有危懇上干洪造伏惟寛度曲賜矜容其戊辰歲秋自太學博士丐外補出守荆門癸酉歲造朝除湖南提舉常平茶鹽乙亥歲除潼川府路轉運判官丁丑歲除本路憲戊寅歲除成都府路轉運副使已卯歲兼權茶馬庚辰秋除總領四川財賦到官既已踰年每有中

陳荷朝廷采録得以罷癃免曠敗非不欲益鞭駑鈍以赴
事功而入春以來愈更得病一卧閱月職事妨廢昏忘
癃劣勉强不前若不展盡區區投誠於鈞播必致顛隮
上誤使令伏念某入蜀八年私計多所不便些小生事
并諸親戚皆在台州第二兒説婚多日過時不得畢結
第三兒將婚一女及笄留滯遠方莫議姻對奴婢隨行
者久而不牘妨其丁壯朝夕煎聒在人情亦所不堪犬
馬之齒明年六十求田問舍正爾茫然雖一身叨榮冒

膺寵祿而以一家論之實皆不得其所老夫老婦常嬰疢疾每慮一旦溘先朝露其為狼狽何可勝言中夜念之心如焦灼方聖君賢相在上萬物必遂其生有如孤蹤跋疐如此誠仁人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悉數前後官蜀之人無如某之久今見在蜀者亦無居某之先累政總領去留久近歲月可考顧今重兵對壘供饋方急豈主計者援例求去之時敢不且竭衰疲終此調餉候邊事稍定應辦無闕乞加憐憫陶鑄一宮觀差遣使十

五年流落之身略歸東南了畢嫁娶整葺生理以寬投老之憂庶幾心志和平得從安養則桑榆暮景盡出生成感戴恩私何啻萎人之復起羇纍之見釋也未委溝壑間他日或別有驅策死而後已其敢有辭預布腹心情辭迫切不勝惶懼祈哀俟命之至

論運米充備邊朝劄

某竊見蜀中邊境見令無事而界外所傳如河中聚糧渭水搭橋僉軍刷馬之類莫審虛實亦未測敵意所向

吳少保宣撫四川軍事有所統一謀謨深遠處置得宜非特可以制敵而本所亦差易酬應幸甚幸甚某前者欲趂秋成增糴軍食而利閬倉廩不足多容遂於合叉并椿積之外運米十萬石往興州寄椿一以備倉卒二以張聲勢三以省廒舍吳少保甚以為喜米船至興州岸適吳拱移屯老少萬數千人正得乘載不然合用三百斛船二百七十餘隻邊遠豈能遽辦一行人兵到和州種種為之區處應副周旋而去又行下經由去處預

備津發得無踈虞近收吴少保書録示廟堂鈞翰并北使語録云大軍一動糧道為先某又許運米十萬石見行起發次伏乞鈞照

措置備邊餉餽朝劄

某今月二十九日伏准宰執通僉劄子備到北使奏陳語録五月二十二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諸路都統制并沿邊帥守監司照應事體隨宜應變速疾措置務要不失機會某已恭依施行外今有本職合行申稟

事件晝一如後　一川蜀前來用兵都轉運司領其財賦而隷於宣撫司如趙開輩皆宣撫置其所厚宣撫司有便宜都漕司依倚而行以為一切之政故麤能應辦是時兵統於諸帥財領於都運而宣撫使兼總之後來朝廷改置總領實分版曹之務倉庫皆以戶部為名而以朝臣奉使趙不棄初除四川總領日申晝一項云昨來張成憲應副韓世忠錢糧申明與宣撫別無統攝止用公牒行移乞移張成憲已得指揮朝廷降旨從之自

是兵與財賦各有攸司勢若提衡輕重相濟東南二總
領責任差輕又朝廷在近凡事有所倚重遺之可容丐
乞蜀在數千里外奏報往復動經數月與東南事體不
同近朝廷以吳少保為宣撫而應干事務令王制置同
共措置且量事緊慢移司近吳以便計議四川軍事有
所統一甚合事宜是則宣撫制其兵制置共其謀而總
領主其餉饋兵未必日交謀未必日用而餉饋則一日
不可有闕在今日總領所憂責最重了辦為尤難也四

川自改總領所以來未經用兵一旦有事與當時不同恐或諸司各有申明不相參照朝廷行下臨時難以酬應人最所吝惜者財也最所貪愛者亦財也總領一司於郡縣則急其入於將士則裁其出職事所行大抵皆拂逆人情為衆惡之府若非朝廷主張假借使有以自立則緩急之際殆難以財賦作主事關軍國利害非輕令吴少保忠義體國兼愛軍民王閎學明達憂時務循法度皆與某心腹相照可容協濟顧朝廷分司庀職非為

一時當計久遠處畫分明則易相調護各得守其職分矣

一紹興八年七月十二日指揮川陜宣撫司合用錢糧萬數浩瀚都轉運司自合體度科撥應副緣見今置司去軍前頗遠難以應辦理合措置奉聖旨都轉運司可於利州置司先時置司成都令總領所户部倉庫糧料院並在利州職當科撥應副若大軍一動其般發轉輸須合有隨軍轉運前此或有諸路漕臣兼充或以宣撫司參議官為之令三都統邉面皆屬利路利路漕臣緩急

全賴協濟責任最緊須置兩員更迭出入庶不乏使仍宜得彊幹有風力者為之其餘三路惟夔路見今兩漕成都潼川各止一員更在朝廷詳酌　一朝廷遣王官出使盡總四川財賦以軍馬錢糧為職事或有出入自當竭力應副不容闕乏若與將帥故為異同不體緩急使其無以赴功致誤國事何說以辭誅罰然主兵者亦當恤其有無凡所須索酌度緊慢據實關報事通商量則易於應辦若乘倉卒之際或相促迫臨時必致狼狽

朝廷宜加訓諭使同心協議體國從長事如一家無有彼我則功無不濟矣　一用兵對敵有攻有守蜀中自守之策蓋已屢試應干費用麤有準則若欲出師擣虛以為牽制則與守禦事體不同其糧運遠近士卒多少經由去處計司須預開梗槩以為支備乞行下宣撫制置司照會　一據北使所奏令年九月末北主巡獵陳蔡唐鄧之郊明年二三月方來北京若秋冬以後王師迎擊於東蜀兵牽制於西遂能奏功於淮漢之間固大

善萬一衝突關陜則蜀中來年所備愈重日月尚遠何以枝梧自某到官多方經畫催驅州縣務要辦而不擾上半年比較諸色所入已多於往年最高之數二百餘萬引其勢極矣不可復加所入雖增費出亦夥只發吳四廂兵老小三千人并運州寄樁米二十萬石水脚錢及一兩處移屯等已合添用一百一十八萬引有奇其他雜費尚多難以悉舉諸軍關請器械帳幕旗幟之類方來而未已皆常歲所無有將來調發之數皆不在此

今於經賦之外既一毫不敢有取而東南用度至廣臣子之義所當體國非甚不得已豈忍煩溷朝廷以此日夜憂恐未知攸濟伏惟鈞慈俯賜矜察

論四川將士鋭於立功朝劄

某竊見四川諸軍士氣甚振人有奮心諸將鋭於立功可以決勝非尋常之比敵政殘虐關中百姓不復聊生皆思内附必有土崩瓦解之憂閩東南彼已之勢亦然誠千載之一時此間將帥士卒惟恐敵勢沮縮自憂

內亂復有通好之請而朝廷從之仰惟廟堂成算素定而遠方人情事勢必所欲知故敢輒以上稟至於軍須應辦目今並無闕乏枝梧調護之難不敢具述若涉大水未知攸濟伏望鈞慈特垂矜察凡所申明如或可采乞早賜施行